**回荡在空旷塔楼中的，是“鲸歌”。**

**复数只鲸同时巡游才会发出这样富有层次感的歌声。猎场分布在战线各处，鲸通过鸣叫来和原处的同类沟通。**

**灰兔赛兰早已经听惯了鲸歌。对于像他这样自幼伏击契丹鲸的兔子而言，这不过是家常便饭。他自信，不光不会像地底同胞那样听了鲸歌就脚软，还能从这样此起彼伏的鲸歌声中判断出对方的数量和组成。也正是因为这种独门绝学，他才得以成为游击队的队长。**此时，队伍沿着东塔楼走廊前行。赛兰驾驭以他的身型而言绝不算纤细的民兵战车，移动并不轻松。然而游击队刚刚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喜人战果，使他忘了疲倦。

看样子，人类已经放弃了抵抗。

人类——被押解在他身后队伍的最前方，武器早已被解除一空。在她身后，游击队员运转着双座民兵战车。被捕的人类沉默不语，这份异常从顺的原因，显然应当是战车后挂着的、整齐地对准了她的**车载机枪**。

捕捉人类比想象中的还要容易。

狩猎行动本不在计划之中。但今晚，骁勇的游击队遇到了落单的猎物。游击队长赛兰果断吹响号角，指挥队伍奇袭了黄昏时分出现在地上的人类。

人类扔掉了武器，向游击队投降。

赛兰和他的率领的勇士兄弟对地底兔族的生存方式不以为然。诚然，地上盘桓的走兽形形色色，但兔族并不是必须要任人鱼肉——今晚他们俘虏到的人类，是最好的证明。火力、机动性和勇气能让火热的心窝所向披靡。满意地回头瞭望身后的大队人马，赛兰难耐心中的自负。若不是有头顶的圆筒毡帽压着，他那对垂耳简直也要支棱起来。

“可是你没听说过吗？房间里只要出现一个人类，那就肯定还有更多人类”

军师赭石和赛兰一样年轻，是栗色垂耳兔，成为军师的原因他自己也不太了解。赭石和赛兰各自单独运转一台车，两只兔子一前一后。在他看来，抓捕人类的计划过于鲁莽。身为军师，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向队长进言。

“所以才要抓起来嘛”

赛兰也不太记得自己为什么需要一个军师。

“你不觉得可疑吗？ 光天化日，人类的小娃子出现在战线上。这肯定有问题，搞不好是地下人派来的探子”

“问题是，地下人没事儿探咱们干什么？”

“呃。那可不好说。没准经过**上次那件事**，他们已经在怀疑什么了”

“我倒是觉得，唯一在怀疑什么的人就是你哎……不是”赭石连忙改口。“我是说，这毕竟是人类的学堂，遇见人类，咱们是不是应该绕着点走才是正”

“拉倒拉倒”赛兰不耐烦地摆摆毛茸茸的小手。“学堂是小娃子们的不假，可这片战场上能跟鲸群较量的，舍我其谁？小娃子们行么？？”

“不过他们虽然打仗不行，若是成了地下人的探子，把交通线破坏起来可不含糊。”

“而且，人类已经跟地下人联手了。肯定没好事。”

赛兰对情势的分析充满悲观情绪，这令赭石也垂头丧气，自己胸前挂着的挂坠盒自然映入眼底。碎片陈列在盒子中，放出看上去随时有可能熄灭的微弱红光。

“你说得对。毕竟咱们都在人类手里发现过这种东西，本身就很反常。但他们联手起来干啥呢？先把咱们放逐，现在又让人类过来把咱们刺探？”

“你听了可别吓一跳。”赛兰脸色阴沉。

“有消息说，地下人准备用佣兵对付鲸群。”

“佣，佣兵？？”尽管被事先警告，赭石还是吃了一惊。“那莫不是，人类？……是多大规模的佣兵啊？他们有本事让人类听话？”

“我哪儿能知道那么多。不过我听说的是，地下人的王宫里妖僧当权，昏招迭出也是这个原因”

“唔。”赭石点了点头。“那么， 你是打算从她嘴里把地下的情况问出来？”

“等跟老高会合之后再说吧。毕竟今晚不光要发起要塞冲锋——”

“还得签收‘那个东西’呢”

###

——第一头蹄鲸撞开门夺路而逃。背后的材料准备室中，第二头蹄鲸的整个上半身牢牢地插进了翻倒的混凝土水槽。灌满半只巨猪的水槽被压得倾斜，蹄鲸的后蹄随之翘在空中又蹬又揣，可惜徒劳——同样徒劳的还有被闷在水槽里的浑厚吼声。副会长从水池边上一跃而下，掉落在地板上的手电筒逸散出烟雾般的白光，在其照射下，材料准备室已经变得一片狼藉。

接触枪的持有者在昨夜潜入第五学群塔楼之后又对它实施了紧急改造，**除了增加使用十连装盒式弹匣的供弹口之外，还彻底拆除了用来发射接触阻断弹的小口径枪管，换上了手感令人联想起猎鹿弹的真实装备**。结果是上跳的枪口使得射击精度难以捉摸，跑偏两发后才终于击中了从黑暗中袭来的其中一只蹄鲸的左脸。巨猪被子弹掀翻，血流满面地发出怒吼。接下来，第四发子弹从至近距离贯穿蹄鲸的双目。猪血回溅，被彻底激怒的盲目蹄鲸挣扎着翻过身来在材料准备室内来回冲撞，最后一头扎进冷冻水槽。另一只蹄鲸被枪声惊吓，踢踢踏踏地转身逃命。

副会长从地上捡起手电筒——她其实已经不需要这么做了。已经充分扩散的光提供了足够的照明，她甚至能清楚看到一个捂着脸的白色毛球蜷缩在倒塌的玻璃标本柜下瑟瑟发抖。战斗开始后副会长就无暇关心拉斯普京的去向，后者只能自己躲开蹄鲸的脚板来捡回一条命。

第一学群材料准备室的布局和副会长熟知的第五学群大相径庭，但设备种类高度一致。副会长找到连接在混凝土水槽上的液氮罐，粗略确认管道健在后打开阀门。看不见的水槽内部响起有些中气不足的喷射噪音，而蹄鲸反应激烈。背朝水槽，副会长踏上碎了一地的玻璃，用没拿枪的手捞起毛球。

拉斯普京说话的声调之尖闻所未闻，

“我，我跟你说，我活了这半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蹄鲸从人类身边逃走”

“这还不算完”

毛球虽然奄奄一息，但没像上次那样口吐白沫。确认到这一点，副会长拎着后颈把它塞进了衣兜。“逃走的家伙也不能就这么放过”

“……你还要追它？？？？”

“你别忘了，那个人可还在这栋楼里。而且是手无寸铁”

副会长心情沉重。

相约今晚见面的朋友没有出现，留在会合地点的唯有一把接触枪。捡到枪的副会长别无选择，只能只身踏入已经化作迷宫的第一学群塔楼。

“你……你说得对，咱们得去救她”

口袋里的拉斯普京声音细得简直听不清。

“……不过，万幸的是这把枪被你捡到。我本来都没想到，人类的武器能做到这一步呢。”

“她又背着我改装了这把枪，还换了实弹。就在咱们今天早上从第五学群塔楼回来之后。”

“哇，那你真该感谢她救你一命。”

从衣兜里望见的副会长的脸色，看上去却并不积极。

“那得看今晚我能不能救她一命了”

落在会合处的文学家雕像脚下的接触枪暗示了朋友遭遇的不测。

“啊呀，她……她未必是被鲸袭击了呀。咱们到那里时，时间还早。蹄鲸不可能在那附近出没。”

“就算不是鲸，那也没什么可高兴的。”

“我之前也说过，她在打什么算盘，我心里可一点底也没”

“唉，你说的也对。特别是枪留在那儿，会是什么意思呢”

“她已经知道，我会对她网开一面，所以才会把枪留下”

学生会无法干涉校医院的决定。

这一点让副会长无法释怀。

###

“哇，你们居然管这东西叫兵器，啊？好家伙，这箱子能放下一条船了。我当年跟你走的时候，也没人跟我说业务里包含拉纤啊？”

砂色林地兔高附是运输队要员。今天他的货物格外巨大，使用两台战车都还勉勉强强，不得不把车载机枪拆掉才得以成行。这个一人多长——是真的，“一个人类那么长”——的新武装千里迢迢来和赛兰率领的游击队会合，和他共同完成任务的是他的后辈，奶黄色林地兔鬲昆。任务并没有遇到问题，在台阶即将伸至塔楼的拐角平台，高悬房梁附近的狭长窗下，游击队停下休整，并拆解刚刚输送来的巨大板条箱。

“罗里吧嗦的，干粮还堵不住你的嘴。你那么能拉纤，你倒是回去拉纤啊，你看看地下人还要不要你拉纤”

口舌虽毒，赛兰还是向高附递上慰劳的战斗干粮。

“行了，赛兰别废话。快拆开，快拆开看看”

身为一个青少年，鬲昆的体能恢复速度比高附快了很多。他甚至不用吃战斗干粮，此时正围着货箱欢蹦乱跳。

“你，你这鼻涕小鬼，对我这队长竟然直呼其名……！”

赛兰伸手试图给绕到自己身后的鬲昆一个脑瓜崩，可惜被后者灵活躲过。高附放下干粮，清了清嗓子。

“捷型四一式反坦克步枪。上一次人类大战的老英雄。好用，皮实，最重要的是两辆车就能拖得动。基地里贩卖消息的老家伙们也说，这简直是为了兔子而生的兵器”

装上简易吊车的民兵战车被游击队员驾驶，在这片台阶拐角的空地上开始了拆卸作业。赭石远观这个工程以至于出神，赛兰也被景象吸引，过了一会儿才对高附的介绍作出反应。

“坦克？什么坦克？”

“哇，赛兰是老土。坦克都不懂，坦克就是，就是蹚着走”

“去去去”高附一只手扒开蹭过来的鬲昆。“大人说话别插嘴。大概就是，一种铁做的，没有腿的鲸”

“唔。要是这样，咱们也该搞些儿坦克来”

“你可拉倒吧。那东西比契丹鲸只大不小，你开着那个进来试试，你是不是以为人类都是瞎子”

“再说，我上哪给你找坦克去”

“好吧，那先不要坦克……”赛兰摸着下巴。“那你的意思是，人类把这个玩意儿——”

话说一半，他猛地捂住了耳朵。

“你怎么了？”

第一个担心队长的是军师赭石。

“……好像有一种特别尖锐的鲸歌，吓了我一跳”

“嗯？我啥也没听到啊？”

高附一脸茫然。

“它就出现了一瞬。我从来没听过这种鲸歌。”

“赛兰老耳昏花了，哇”

“你再仔细听听，真的是鲸歌？”

赭石紧张兮兮。身为垂耳兔，他对自己辨别鲸歌的能力不如别人那样自信。

“这会儿已经没了……只响了一瞬。”

“我们可啥都没听见啊。”队长的反常令三只兔子不禁呆然。

“话说回来，赛兰你们带的那个是啥，人类？”

“嗯，那个是在地上抓的俘虏。赛兰说，那个可能是地下人派来的细作”

“什么啊，我还以为是‘机动战士’呢。”目光顺着鬲昆手指的方向望去，高附一屁股坐回自己吃干粮的战车货架。“正好，下次再有拉大箱子的差事，我看就让人类去吧。”

“你是不是傻，那可是地下人的探子。这么要紧的事儿，怎么能……！”

赛兰竖起耳朵寻找刚才的鲸歌声源，一边怒斥心态悠闲的属下。

“我看你才是傻。换了你，你能派个这么巨大的细作到地下去？”

“我……！我行得正走得端，从来不做派细作这么卑鄙的事”

“就是，你连细作该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你听着，地下人现在可是正在谋划——”

赛兰第二次听到了尖锐的鲸歌。

“又，又是刚才那个。你们就啥也没听见？”

“赛兰你……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吃点儿干粮啊？”

“不是不是。绝对有这种奇怪的声音，我不会听错。”

“——第三回了。三回一模一样，我肯定没听错”

“真，真的耶。我也听到了。”

鬲昆探出的半个身子停在半空中。

“对吧！就是有那么一种声音”

“是‘噼咻——’的一声。”

“对对对对对”

“哇，好讨厌的感觉。竟然跟赛兰听到同一种怪声，我是不是也要变成笨蛋了。

“你！——等会儿再收拾你这小兔崽子。你俩也仔细听听。”

四只兔子同时屏住呼吸，紧张地谛听。少倾，突兀的声音第四次响起，除赭石意外的三人心领神会。

“呃，等等，这是人类吧”

高附一时忘记对象的名字而张口结舌。然而他常年承担运输业务，自然见多识广，只需要一次就给出了他的猜想。

“人类是这么叫的？”

“……那倒不是。这不是人类的叫声，而是人类活动发出的声音。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接触回路。他们的种种设备里都有这个东西，它接通的瞬间，会和鲸歌发生干涉。”

“这可是把自己暴露给鲸群。人类在想啥呢？”

赛兰和赭石面面相觑。

###

拉斯普京为首的兔族把学校中的巨猪型魔兽称为“蹄鲸”，这个名字不可谓不贴切。长着和壮硕身体不成比例的细蹄子的动物显然不具有快速攀登阶梯的身体结构，副会长追击的魔兽急于逃命，慌乱中被追上了台阶，然后举步维艰。塔楼中的迷宫化并不均匀。宽阔的大厅和教室会被扰动出能令鲸群巡游的巨大空间，**但楼梯没有同样变得宽阔，而只是在上下方向被拉得纵长**，以至于只有牛犊大小的幼兽竟走得异常拘谨。

这头蹄鲸的体型远小于前一夜在1203房间见到的尸体和刚才被困在混凝土水槽里的魔兽。副会长推测它也许是前一只蹄鲸的幼崽——这解释了它为何见了人类反而夺路而逃。这样正好。副会长顺着幼鲸蹄子的的踢踏声疾步穿过走廊，一边摸了摸挂在枪管下的增设弹匣——枪体重心的改变令她意识到她可用的手段所剩无几——幼兽还更好对付些。如今除非确实危险，否则无法射击。谨慎保持着和目标的距离，只待合适的时机，用最少的子弹停止对方的动作。

平心而论，副会长其实有一点儿欣赏朋友这次实施的改装。在材料准备室打翻第一只魔兽之后她更确信了这一点。——顺滑稳定，值得信赖，令人愿意托付性命。她执意追踪幼兽，除了担忧下落不明的友人，也源于对这杆枪的莫名好感。意识到对手进退两难，少女猎人举起枪，准备给幼鲸致命一击，却过于入戏，忘了自己手上拿着的东西并不适合边移动边射击——枪口上跳，子弹从幼鲸受惊而竖起的外耳擦过。

“啧”

猎人面目凶险。心中对现代枪械的赞同顷刻化为泡影。

离开楼梯间就会返回迷宫。与其放弃不如和这颗软柿子死磕到底——她决心猎到幼鲸，正如硬汉小说中的渔夫跟鲨鱼缠斗。幼鲸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却无法完成上台阶所需要的前后肢配合动作，从而试图一个猛子跳上台阶。意识到机会难得，猎人再次举起枪——

“呃”

赛兰拧住了眉毛。他已经连续听到了六七次异响，多少已经习惯，不会反应激烈地捂住耳朵了。另一方面，他还捕捉到了正在向自己接近的另一种鲸歌。鲸歌来自还不能独立生活的幼鲸，似乎落单而罕见地情绪急躁，简直就像是在——

“遭，遭受攻击？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

“……我也听得出来，这头鲸都吓懵了”赭石需要用爪子把两只耳朵拎起来才能勉强灌入一点儿鲸歌。“但它可是离咱们越来越近了。真的是在躲避攻击吗，还是……”

“咳，你甭管鲸打算干啥。就算它是要去拜寿咱们也不能放他走，对不对？”高附看了一眼赛兰。后者看起来被声音中过度丰富的信息吵得心烦意乱。

跟着的鬲昆则是没心没肺。

“就是就是。再说，我们费了那么老大劲才搞回来的新兵器也得试试”

“……好吧好吧”赛兰粗暴地揉了揉自己的耳朵。“它都快到跟前了，再耽搁下去怕是要白刃相见。无论是谁在追这头鲸，咱们都去帮帮场子”

捷型四一式反坦克步枪是大战时期的量产武装。为了在前线大量部署，采取了简单的设计以便于生产和维护。没有弹仓，手动装填，利用一根弹簧带动的长行程后座作用完成抛壳。……但种种便利显然不曾考虑到兔子的使用。对他们而言光是把这根两米长的铁管转个向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赛兰命令机枪手留在后方看守人类俘虏，调遣兵力来运送步枪使用的14mm弹、调整用作炮台的战车、最后支起两脚架，全副武装迎接可能到来的契丹鲸。

——台阶上的第二和第三发子弹还是没有打中。

怒从心头起，情绪使得副会长开始忘记了自己初始的目的，她现在只想把手里的接触枪扔到一边，追上去一个直拳打翻魔兽再踩爆它的鲸头——如果可能，同样的直拳也想送给改造枪支时无视后座的友人一个。要命的是随着前置弹匣变轻，射击精度还会变得越发扑朔迷离。现在射出一发子弹，根本无法预测它究竟会击中哪里——

蹄鲸发出了哀鸣。

看样子是不刻意对准反而能打中。这不抱希望的一发击中了正在攀爬楼梯的幼鲸的脊背，它的上半身显而易见地塌陷下去。朋友选用的“野营”练习弹足以打断人的肋叉子，但是见识过无面蹄鲸啃食同类尸体的副会长知道，这还远远不能停止对方的行动。

她需要趁对方虚弱再补上几发。此时她还没意识到，恶向胆边生的并不仅有她一人。

“哎哟，赶紧的吧。我都快看见它了”

就战斗力而言，鬲昆还太年轻，在真正的战斗场面中只能上蹿下跳给其他人捣乱，不过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侦察索敌。“鲸”攀登楼梯的动静如同石破天惊一般，所有游击队员都能感觉到从脚下传来的震动，目视确认大可不必。

“行了，你倒是不怕一炮把你也带走”唯一无事可做的赭石前来把鬲昆从阵前拖开。“等等，好像真的已经非常近了。……可就是有点儿怪。赛兰？”

被军师呼唤的队长则是在阵地后抱着耳朵，一脸困惑地喃喃自语。

“……它好像非常害怕。”

“它受到的惊吓太严重了，以至于它……又非常生气”

“呃，这是要鱼死网破？”

赛兰点了点头。

“无论在攻击它的是什么，肯定已经把它惹急了。现在它就算是自己受伤也得咬下对方一块肉来”

“我估计，那头鲸失去了冷静，而且还没发现咱们。如果发动奇袭，胜算倒是很大。最重要的是，它在这台阶下面，咱们占据的是高地。这么富裕的仗，我还从来没打过”

高附边说边冲赛兰点了点头。

“不过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身经百战的老游击队员连眼睛都没眨，只用下巴点了点被两脚架支起来、枪口冲天的决战兵器。

“你知道……怎么才能冲下面开枪么？”

猎人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她对接触枪的远程打击能力失去了信心，决定趁蹄鲸受伤上前补刀。鲸脚下踉踉跄跄，在本来就不利的地形上没能坚持多久，一头栽倒在楼梯间尽头高窗投下的纵长方形光斑中，埋头发出令人联想起野猪的呜咽。

脊背上的弹孔中没有渗出太多血。鲸肉紧密结实，看样子是凭一己之力卡住了子弹，令它停住脚步的并不是致命伤而只是痛觉。幼兽的两肩摆动着抬起，看上去神似斗牛要发起进攻。但是在窄小的楼梯间，它没法调转身体。

猎人下意识地从阴影中站出来。

负伤和进退两难让蹄鲸陷入绝望，进而勃然大怒，甩开膀子进攻起了把自己包围起来的楼梯栏杆。木制栏杆不堪一击，被鲸伸长脖子推搡过的地方纷纷折断。禁锢蹄鲸身体的枷锁得到解放。

攻势逆转，它已经能用它那双眼睛搜索到躲起来的敌人了。而且蹄鲸身处上方。袭击下方的人类只需要一个虎扑，再没有刚才那些令它恼火的台阶。

这么近，以至于什么都不需要考虑。

一发子弹命中魔兽的面门。野猪版的长脸从击中处碎裂，喷出浓稠的血，可魔兽并未停止。

再一发只发出了空弹匣弹簧单薄的咔嗒声。

听觉似乎在下一瞬间失灵。喷着血的大脸明明就在眼前，却丝毫听不见追击过程中一直在楼梯间中回响的、野猪的喘气声。副会长停在了原地。

失控的蹄鲸像是从侧边被推了一把。四条腿踏在不同高度的台阶上的平衡被打破，一脚踏空，侧翻下来从台阶上滚落——

整个大战步枪像是经历过某种溶解。在最外层摸到的不像是金属，而是密实的油拌灰尘。肩托更是无药可救、剥落变形，与其说是用来辅助射击，倒不如说是专门用来捣碎射击者的锁骨。万幸的是，显然兔子为了使用它而提前进行过整备，作为一杆步枪的基本功能健在。所以像这样拿自己的骨头下注，还不算没有收获。人类俘虏完成了射击，把端着的沉重长枪的枪口斜抵在地下，空出一只手来摸索套筒上的弹夹。在她身后，张着嘴的兔群被巨大枪声吓得鸦雀无声。

至极愤怒的幼鲸从腰部中了一弹，被推得一个趔趄，进而脚下踩空，滚落到少女猎人脚下。后者回过神来向上方后退两步，幼兽用尽全力再次弓起背来，摆出进攻架势。

站在更高处的人类闭合了枪栓。

副会长没能听见蹄鲸的喘息和中弹后的悲鸣，是因为这些都被更加巨大的枪声盖过。第二枪命中在同一侧腹部，几乎将蹄鲸原地击飞。鲸滚落数十阶台阶，摔在连接走廊的平地，这才挣扎起身，拖着重伤的身体仓皇而逃。

“……！！”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军师赭石，只可惜已经无力回天。

人类装填了第三发子弹。